



西門

消逝的南京风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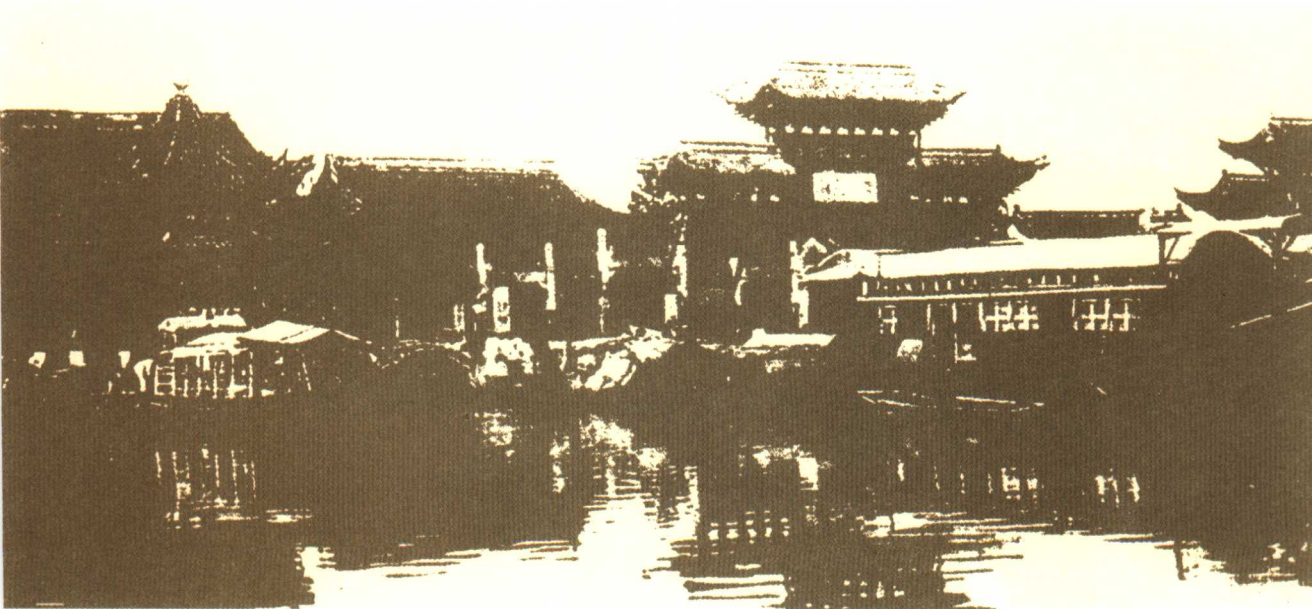
● 薛冰 著



福建美术出版社

消逝的南京风景

● 薛冰著



福建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逝的南京风景 / 薛冰著. - 福州: 福建美术出版社, 2006.1

(消逝的风景丛书)

ISBN 7-5393-1681-0

I .消... II .薛... III .南京市-地方史-史料

IV .K295.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56644号

消逝的南京风景

作 者: 薛 冰

出版发行: 福建美术出版社

印 制: 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001-3000

书 号: ISBN 7-5393-1681-0/K.34

定 价: 38.00元

目 录

前 言.....	1
山水遗痕.....	3
古城遗韵.....	21
旧都遗影.....	47
学府遗风.....	69
街路遗迹.....	89
市井遗波.....	111
民俗遗趣.....	137

前言

人生活在时间与空间之中，时间是转瞬即逝的，而空间，往往比人的寿命长久得多。旧地重游，物是人非，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，都是差不多的意思。摄影术的发明，最初也是为了记录生命的瞬间吧？空间只是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，偶然地留在了照片上。有趣的是，作为背景的空间记录，后来却喧宾夺主，赢得了更多的关注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。一张成功的照片，甚至能使一处景观就此成为经典，令后来者不肯错过。曾读陈从周先生所著《绍兴石桥》，那些成百上千年的老桥，面对镜头都被激出璀璨的光彩，雄姿英发，让人恨不能即刻引为知己。当然也有别样的故事，某盛行个人崇拜的国家，其领袖参观南京熊猫无线电厂时有留影，此后该国人民凡到南京，都要沿着领袖的足迹，走到那个固定位置拍一张照片去。

其实空间也不是恒久不变的。在社会动荡或急剧发展之际，不仅人文景观，就连自然风光也难免旧貌换新颜。曾经十分熟悉的地方，一夜之间化为陌生，那无从追回的往昔，便会在记忆当中变得格外美好。

正因为此，才会有这样一套“消逝的城市风景”丛书。

消逝的风景，在留下的照片中永生。反过来说，正是因为照片的存在，使人不致淡忘那曾经有过的风景。尽管有很多照片，可能并不是为了保存风景而拍的。近十年来人们对于老照片的解读说明，当年的摄影者在按下快门之际，也许完全没有意识到，那一张照片中，哪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信息。然而正是这些无意的摄影者，留下了那些值得珍惜的风景照片，引发今日读者对某些景观被毁弃的无限惋惜。

当然，社会在前进，城市在发展，景观的变，是历史的必然，不变反是偶然。景观的变，也未必都是坏事。只不过人是怀旧的动物，越到暮年，对于与青春、与生命的华彩相联系的旧物，就越是依恋得凶。对于这些读者，老照片在引起他们感慨的同时，也不免会引起他们的失望——因为印象中堆塑出的完美，或被那准确的记录所打破。

南京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。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消逝，同样也举世闻名。近代以来，南京的自然与人文景观，曾经遭受

四次大劫难，一是太平天国建都，二是日军侵占，三是文化革命扫荡，四是近年的老城改造。摧残最甚、损失最重的一次，是太平天国时期，此前的名胜古迹几乎全部消灭。以致后人再毁弃南京的历史文化遗址时，简直就无须有心理负担。我早就想对此做一回彻底的疏理。可是本丛书的体例，规定只许用照片，不许用图画，而天国降临时摄影术还没传入南京。夙愿难完，也许是我写作此书时最大的遗憾了。

编入本书的照片，有二百余幅，分为七辑。选用的照片，当然希望是新鲜一些的；就是曾经面世的照片，也希望能通过新的编排和解读，见出些新意来。这当然不是南京风景的全部，更不能说就是南京风景的精华。但它们确曾是南京风景的一部分，甚至是不可忽略、不应缺少的一部分。它们的消逝，对于南京，对于南京人，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。

需要说明的有两点，一是本书中也选择了少量反映战乱历史、特别是反映日寇侵华的照片；二是照片的时限原则上截止于一九四九年，但也选取了若干近半个世纪的照片，如一九五〇年代南京城墙被拆的场景，

如一九九〇年代精美古建被拆的场景。它们也许不能算“风景”，但一定有助于读者理解“消逝”。

每组照片的说明，虽然只有五六百字，其实并不易写。照片所反映的时间、地点、事件、人物，都不容含糊，须有确切的依据，然后才轮得到主观发挥。正因为此，本书写作的过程，也成为我的一个学习过程。有时为核对照片内容，查证史实资料，能弄到终日不落一字。平素自以为对南京这座城市已有足够的了解，其实流于空泛之处尚多，对于具体生动的细节的把握，难免欠缺。

由此也联想到，若干年来，我们已经习惯于接受教科书历史抽象的宏大叙事方式，然而鲜活的历史一旦进入这一模式，首先被牺牲的就是感性的细节。细节对于构筑历史结论似乎不是那么重要，但对于保证历史真实则是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所以，老照片能提供给我们的，应该不止于对历史的重温，它很可能对我们的原有认识，作出重要的补充甚至修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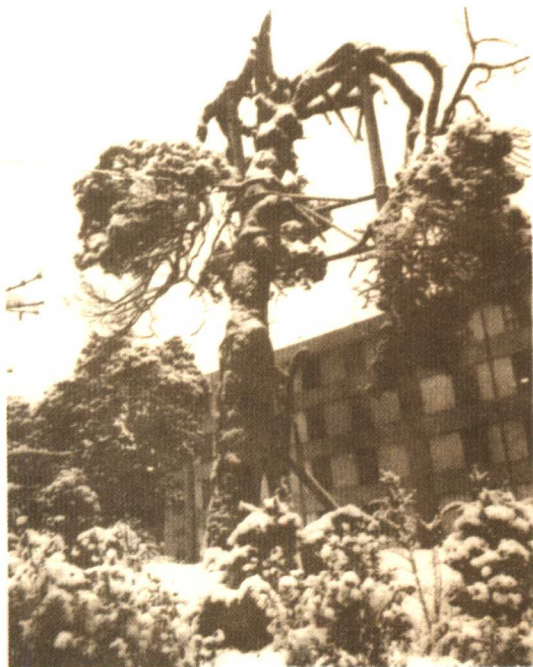
这正是我所努力去做的。

山水遗痕





六朝松





六朝松

号称“六朝古都”的南京，若论六朝故物，现在就只剩下了些墓葬与宗教的痕迹——除了这一株六朝松。

六朝松生长在当时的皇家园苑之中，现位于东南大学校园的西北角。冬日清疏，在北极阁广场和进香河路上，都能看得到，夏天就淹没在周围乔木的一片浓荫之中了，非得进校园寻访不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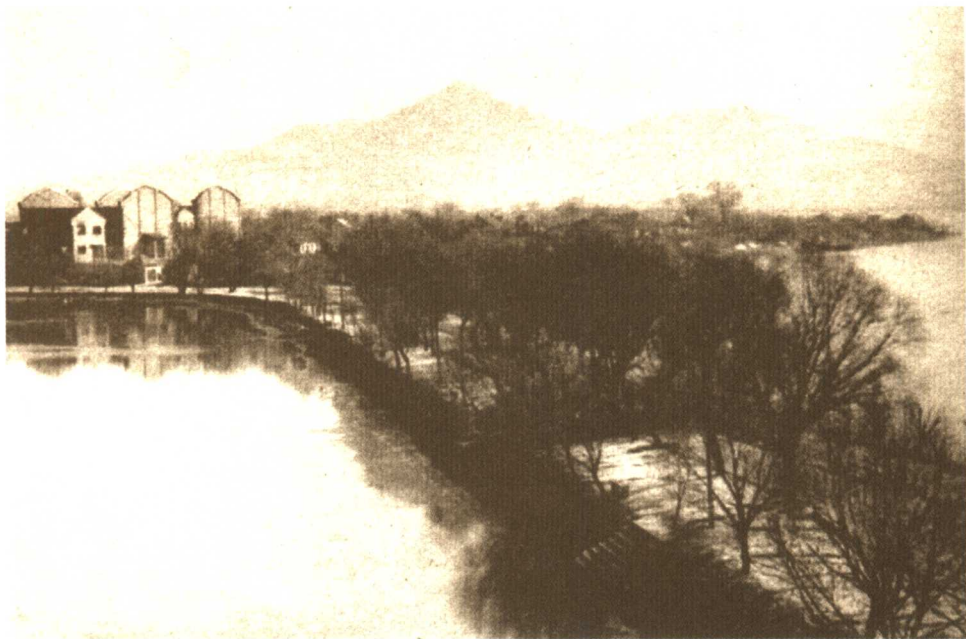
六朝松的得以保存，是耐人寻味的。

六朝时期，南京的居民区与皇宫区分处于城市的南北两端；林木茂盛的皇家园苑，更在宫殿之北，非平民百姓所能进入。隋文帝灭陈，下令将六朝宫室夷为平地，园苑虽荒，因与居民区相隔甚远，人迹少至。南唐时更将这一带划在都城的北门之外，六朝松离城愈远。明初建城虽将此圈入城墙内，但并未开发；直到晚清，三江师

范、两江师范相沿在此建校，民国年间成为东南大学校园，六朝松才重被发现，名扬天下。

第一张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照片，六朝松霜干虬枝，苍劲挺拔，饶有生意。二十年后的照片上，已见树干欹倾，须拦腰加箍，以钢筋四道斜拉固定。再十年，已用一人多高的木桩帮扶。一九七〇年代，木桩换成了高大的水泥杆。如今更变成两根水泥杆并立支撑树冠，水泥杆中部横置两根钢条，以支持锁定树颈的铁环。六朝松的顶枝，也多半枯萎断裂，只余一枝青翠。大自然中一千五百年顽强的生命，重入人世不过百年，已是奄奄一息。

有专家研究，称六朝松树龄不足千五百年；又有专家研究，称六朝松学名圆柏，并非松树。然而流传人口的，还是六朝松。



玄武门上望湖山

南京现存的六朝文化遗迹，无不显露出北方文化的遗风。被用作南京市徽主图案的辟邪，就是一个典型。

玄武湖大约可算最可靠的六朝园林遗址了，其水面太大而景点过稀，能让人驻足、令人流连的景致就更少，遂成了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所在。湖中有五个小岛，号称“五洲”，过去名亚、欧、美、非、澳五洲，现在是梁、樱、菱、翠、环五洲。玄武湖也一度被叫作“五洲公园”，可是要沿陆路绕这“五洲”转一圈，总会令人产生疲于奔命的感觉。故而置身其中，大不如置身其外。当然“远观”的立足点要够高，视点也要好，能将紫金山也尽收眼底成为衬景，近水远山融为一体；更要观赏者的胸襟广阔，览天下而小之，才能得其佳处。

过去只觉得，鸡鸣寺中的豁蒙楼，是观赏玄武湖景致的一个好去处，另一个好去处是太平门内的覆舟山头。登覆舟山，北望湖光山色，较豁蒙楼上视野更为开阔。尤其是细雨蒙蒙之际，登

山远眺，雨丝如纱如帘，平时一览无遗之平湖变得涵蕴深致；阴云忽聚忽散，平时端立不动之钟山转而灵动妩媚，真是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没想到在玄武门上，也能拍出这样的照片，一堤中分，绿荫如带，二水相望，远山如屏，颇有西湖之意境。不过这景致如今也只能从照片上看了，因为近几十年来，玄武门都是不容游人攀登的。

玄武门是清代晚期才开辟的新城门。宣统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端方奉旨举办“南洋劝业会”，会场在丁家桥、山西路一带。为给中外宾客提供一个休憩游览场所，遂在临近会场的明城墙上开辟单孔券门，以通玄武湖，时称丰润门。丰润门的开辟，使被阻隔在城墙之外的玄武湖，开始成为城内市民进出方便的近代公园。一九二八年丰润门改称玄武门，门额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题写。一九三〇年代初，玄武门改建成三孔拱券门。



玄武湖莲

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”夏秋之季游玄武湖，陆上不如水中。《西洲曲》中那位江南女子，“开门郎不至，出门采红莲。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。低头弄莲子，莲子青如水。置莲怀袖中，莲心彻底红”，一年之间，与莲相伴达四五个月。满湖的碧莲荡漾，红花玉立，怎能不勾起“鱼戏莲叶间”的游思。

照片上停泊湖岸的，就是专供游湖的木船，抗战前多达二百余只。载客游湖的从业者多为女性，俗称船娘，虽多无文化，但人品端正，也为游客所尊重。田汉先生留居南京时，常荡舟游湖，曾打算以船娘为素材创作电影剧本，并已经写出电影主题歌《船娘曲》的歌词，生动地刻画了玄武湖的水上景致和船娘的凄凉生涯：“荷叶

樱桃不值钱，辛苦织绸没人穿。花儿易谢人易老，姐儿无可奈何驾游船。来啊！上我的船！荷花谢后藕儿鲜，叶儿上有露珠眠。您若是爱静不爱闹，姐划到太平门外古城边。来啊！一毛钱！”

因为湖水清澄，决无污染，南京的卤菜、酱菜业和杂货业都以玄武湖的荷叶作为包装材料，盐水鸭衬上一片青荷，更添清香。玄武湖荷叶在清代就有专卖权，时有“玄武湖荷卖叶不卖藕，莫愁湖荷卖藕不卖叶”的规矩。

近年因开交通隧道，将玄武湖开膛破肚，水干荷绝。竣工后竟不清除建筑垃圾，致使复水后湖中严重污染，蓝藻爆发。莲叶田田，已成旧观。



豁蒙楼远眺

鸡鸣寺中的豁蒙楼，历史算不上久远，但其意义却远高于“梁武帝饿死台城”的旧话。豁蒙楼名，出自杜甫诗句“忧来豁蒙蔽”。据说甲午战争期间，力主抗战的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，某日与得意门生杨锐同游鸡鸣寺，在南唐涵虚阁墟址上畅谈，深忧国事。杨锐反复吟诵杜甫《八哀诗·题秘书监江夏李公邕》中的名句：“君臣尚论兵，将帅接燕蓟。朗咏六公篇，忧来豁蒙蔽”。四年后戊戌变法失败，杨锐与谭嗣同、林旭、康广仁、刘光地、杨深秀等遇难，时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一九〇二年，张之洞复任两江总督，怀念旧人，遂提议在鸡鸣寺涵虚阁墟址上建楼，“伐尽丛木，以览江湖”。两年后楼成，张亲题“豁蒙楼”匾并作长跋。梁启超也曾为此楼作楹联：“江山重叠争供眼，风雨纵横乱入楼。”

即不论这一段历史，豁蒙楼也曾是观览玄武湖、紫金山景致的好地方。登楼推窗，“群峰拱挹，烟岚蓊郁，东抗钟阜，下瞰台城，西接北极，俯临玄武，山色湖光，朦朦一碧”。朱自清先生说玄武湖“像大涤子的画”，那是一定得在豁蒙楼上才看得出的。倘得二三好友，倚栏观画，品茗抒怀，更是人生妙事。

豁蒙楼外观平平，更兼四周都是佛殿丛林，游人多为善男信女，对豁蒙楼往往并不在意，以为不过是个收费的茶室。这或许正是豁蒙楼的风格。然而近年楼外房屋搞“平改坡”，坡顶上又架起了一排排太阳能热水器，明晃晃地正挡在豁蒙楼临湖的窗前，湖光山色皆退避三舍，这样的照片就再也拍不成了。

今人说起雨花台，常以为就是烈士陵园。其实雨花台上景致甚多。清代“金陵四十八景”中，雨花台独占其二。“雨花说法”，相传梁代高僧云光法师在山顶说法精妙，落花如雨，雨花台因此得名。“木末风高”，后人为纪念明初死于靖难之役的大学士方孝孺，在其墓侧建木末亭，以颂高风。上图就是当年的木末亭和方孝孺墓。据说当时这一带“万山重叠，古木森森，最称幽寂”。看下图的雨

花台入口山门和牌坊，尚不失幽寂之意。只是时过境迁，七十年前的景观，如今已无觅处。

经半个多世纪经营，今天的雨花台，大致分为中心纪念区、名胜古迹区、花卉区、风景林区、纪念茶园区和青少年活动区等。烈士陵园的一组建筑，成为雨花台的主体。名胜古迹，如陆游题名的“江南第二泉”，南宋民族英雄杨邦乂剖心处，明镇国将军李杰墓，清乾隆御碑，辛亥革命人马合冢等，棋布山林间，虽今昔风貌不同，也都

是游观佳处。

雨花台是二三百萬年前长江所携泥沙沉积而成，中含玛瑙砾石，晶莹剔透，色彩艳丽，据说南唐时已为人所重，甚至作为订亲信物。然而到明代后期已少见佳品，其时雨花台上所售美石，已多自六合、仪征运来。近年来南京高档商铺所卖，或属石中下品，质陋色恶；中低档商铺则多以鹅卵石混充，甚至以玻璃球欺蒙游客。



雨花



紫霞洞

宋张君房所辑《云笈七签》中，叙道家“三十六洞天”、“七十二福地”，有“第三十一钟山洞”，洞在钟山北高峰下半山腰，掩映于松林之中，传说洞前常见紫霞环绕。元末道士周典隐居此洞修行，后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紫霞真人，紫霞洞因此得名，山脚下的湖亦名紫霞湖，地处明孝陵与中山陵之间。

紫霞洞中有流泉终年不绝，人遂利用山势，建造叠水方池，蓄泉水成悬瀑；池中置大水轮，经泉水推转，带动木鱼，不断撞击池上悬钟，钟声长鸣，成为钟山风景区内一处独特景观。从右图上依稀可见水轮悬钟。洞旁依山砌筑紫霞道院，小院红墙，照壁上题刻“六朝胜境”。一九

三二年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以紫霞洞为临时别墅和防空要地。近半个多世纪，紫霞洞因处军事禁区内，遂与游人绝缘。如今紫霞湖已成夏游胜地，紫霞洞之名则渐趋泯灭。

紫霞洞左近，有当年蒋介石先生亲自择址嘱建的正气亭，以作为百年之后的安息之地。蒋氏自书亭名，并撰楹联“浩气远连忠烈塔，紫霞笼罩宝珠峰”，亭中尚有孙科所撰《正气亭记》石碑。其地低于中山陵而高于明孝陵，后人由此揣摩蒋氏的自我评价。蒋夫人宋美龄曾在纽约透露：“蒋公生前有遗愿，回大陆，葬钟山。”台湾回归祖国之际，蒋先生的遗愿当是能够实现的。



乌龙潭

乌龙潭南临汉西门，北傍清凉山，西望石头城，东接小仓山，实为城西诸山之水汇聚处，潭水深碧，水面广阔，旧时在五公顷以上，成为南京老城西部水木清华境界中的一颗明珠。从照片上看，虽在冬日，仍不失疏朗清秀。相传晋代潭中曾有乌龙嬉戏，因此得名。潭内旧有泉眼四处，如今已湮灭其二，另二处在唐代被砌成放生井。

袁枚在《随园记》中，曾清楚地描述了城西山水的来龙去脉：“金陵自北门桥西行二里，得小仓山。山自清凉胚胎，分两岭而上，尽桥而止，蜿蜒狭长，中有清池水田，俗号干河沿。”也就是说，小仓山是清凉山的东脉，分南北两支，迤迤直至北门桥，中间低洼处俗称“干河”，当时西通乌龙潭，东连进香河，是南京城东西方向的重要泄水道。这条“干河”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小仓山南岭建五台山体育场时已被拦腰截断，使西端的乌龙潭成了死水一潭；近年虽屡经整治，毕竟已难复旧观。五台山迄东，我在金陵中学读书时，还剩下一条纵步可越的大阳沟，后逐渐被完全填平，成了一条逼仄的小巷。

故而清凉山至随家仓一带，每逢夏秋暴雨，都会水漫金山，直到世纪末广州路再次扩建后才有所好转。

乌龙潭畔，人文荟萃，与夫子庙的市井文化相较，堪称南京精英文化的代表。唐代颜真卿在此建放生池，现有颜鲁公祠在。晚明金陵藏书家丁雄飞的藏书处心太平庵，就在乌龙潭山水最佳处，他著有《乌龙潭志》和《清凉山志》。丁雄飞与千顷堂主人黄虞稷为挚友，相互借看藏书，成为中国藏书史上的佳话；两人所订《古欢社约》，也成为著名的私家藏书借阅规则。明末五秀才之一的吴次尾，曾在乌龙潭东建吴氏园。清初江宁织造曹家花园就在小仓山上，曹家被抄后，雍正帝将此园赐给继任江宁织造的隋赫德，乾隆年间袁枚购下隋氏废园改建为随园。据清宫档案，曹雪芹十八岁才离开南京，则此处就是他少年嬉游之地。道光年间，重要思想家魏源就在龙蟠里完成了《圣武记》、《海国图志》等名著。中国早期公共图书馆中最大的江南图书馆也建在龙蟠里。笔者近年提出，南京要珍视以龙蟠里为核心的“虎踞文化”，认同者众。



莫愁湖中曾公阁



莫愁湖

左图摄于一九三八年四月。春天的脚步虽未被日寇大屠杀的血腥所吓退，这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，却是无意间落进摄影师镜头中的。支着一双小脚的祖母，双手紧搂着孙子，望着身前的微漾春水，轻扬新柳，空阔天际，心里会想些什么，只有她自己知道了。

照片中的背景建筑是位于郁金堂后的曾公阁。曾公阁建于光绪十四年（一八八八），“周以回栏，下临湖面”，阁内设曾国藩像，题额“江天小阁坐人豪”。此句出姚鼐题中山王旧园诗，因曾国藩生前喜爱，“谓能写出英雄气象，使江山增重”，遂被后人借用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曾公阁之名已泯灭无闻。

莫愁湖成为风景名胜，并不依赖于那个众说纷纭的莫愁女。明人列入“金陵四十景”的就是“莫愁旷览”。清人将莫愁湖誉为“金陵第一名胜”，明确地举出在莫愁湖能够“旷览”的“金陵八景”，是“钟阜晴云”、“石城霁雪”、“清凉环翠”、“冶麓幽栖”、“秦淮渔唱”、“报恩塔灯”、“雨花闲眺”、“牛首烟岚”——“四面云山入画图”，南京的重要景观，几乎尽在眼中。从上图可以看出当年的湖景与天际线。近十年来，沿湖高层商品房将湖岸箍作铁桶一般，公共景观资源被少数开发商转化成了高额利润。以致莫愁湖周边天际线大大抬高，被讥为高楼脚下的“洗脚盆”。